

■那家伦

## 绿色的牛角

牛家族很大。它们中最珍贵的是牛的始祖:原始牛,然而,它已经绝迹。它的最后的记录是1627年在波兰。原始牛化石跨越欧洲到亚洲以致北非都有发现。它们为林栖动物,食草于林间的空地。

野牛是现存的珍贵牛种。它产于我国的西双版纳和高黎贡山地区。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西双版纳密林中我目睹过它的丰采。它浑身充满野性,头大,耳大,体长2米多,肩高

可有2米,背脊十分发达和突出,四肢却粗短,尾很长而且末端有束长毛。在傣家人楼里时或可见到这种特征明显的野牛尾。野牛毛短而厚,全身是很深的暗棕色,四肢上部有漂亮的金棕色,下部却是白色。傣家人叫它“穿白袜子的牛”。当它一群一群地走过边防军营地旁时,壮观极了。

在滇西,野生牦牛群也是很壮观的。2008年冰冻灾害时,大理的电力工人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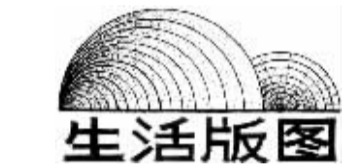
大理州云龙高寒山地抢修电路时,还被一群野生牦牛困在铁塔上,它们把铁塔团团围住。

作为“高原之舟”的牦牛,它的原产地是喜马拉雅山。我见过的“最名贵”的牦牛是拉萨贡嘎机场散步的牦牛。飞机的起落及隆重的欢迎仪式,它都不屑一顾,自己走走停停悠闲地吃草,偶尔看一眼人群,也是很骄傲的神态……

■叶延滨

## 车站的故事

在此之前的马拉轿车,没有月台,也没有运行时表,它的故事总是引出意外和传奇的戏剧因素。这种贵族爱情故事,最后结束于《安娜·卡列尼娜》,那个最美丽的贵妇人扑向隆隆驶进车站的火车!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象征,贵族式的爱情故事被“时代的列车”压碎了。从那以后,我们看了无数部与火车站有关的爱情电影,那里有一个重要的变化,爱情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当代平民。电影就这样,把平民的爱情故事送进了大众视野,同时也让大众在一个半小时常规电影时间里体验爱情滋味——浓缩了的相聚与分离的滋味,火车站也就成为最为导演们首选的象征意义和实现具备的场景。火车的母亲是蒸汽机,正是这个吞吐吐气的大家伙把社会拉进了工业时代,而工业时代的艺术骄子就是电影,可以大量复制的拷贝和每个拷贝多次重复的放映,使电影变成平民消费的艺术而让高雅的戏剧淡出,不再具有当年的无限风光。



我们经历了一个电影时代,在电影时代之前是戏剧时代,在电影时代之后是电视时代。与电影时代同时光荣的是火车时代,正如在戏剧时代的同时风行的是马拉轿车,而在电视时代同样炫目的是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电影传统中经典的爱情故事,认真想一下,都与车站有关,或是发生在车站,或是相聚或别离于车站,车站成为了一个时代爱情故事背景。

爱情一成为故事,就和日常生活发生偏移。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在火车出现以前,是与马拉轿车相关的,而有一辆马拉轿车,是贵族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火车出现之前,舞台上的爱情故事,都是贵族和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戏剧是成本很高的表演,小小的剧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演员,为几十个或几百个观众演出。而在这些观众中,主要的还是坐在包厢里的观众,他们同时也是剧场里的另一主角。因为人们到剧场不仅仅是看戏,还是社交,而社交的主要角色坐在包厢里。

电影和影院的出现,使电影故事成为电影院主要的吸引力,黑洞洞的影院难以成为大社交场合,却不失为小社交场所,请恋人看电影成为一种私密性很强的谈恋爱方式。电影最重要的题材是爱情故事,而爱情故事最常用的场景是火车站。火车站台是现代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站台是相聚与分离的地方,火车定时的运行,相聚与分离都有规定的时间并且这种规定性会产生期待效果。

■陈鲁民

## “哈佛闺女”的厨艺

我的闺女从小到大没做过饭,坚定地奉行孔夫子“君子远庖厨”的主张,是标准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一族,就仗着一个学习好,脑子灵,居然也“混”进了清华大学。闺女有个歪理:“如果我有本事,将来自然有人为我做饭;如果我混得不行,做饭这点小事那还不好学。”

可是,去年放寒假回家,闺女学做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起来。原来,她准备去美国留学,已有五六所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书。听先出去的师兄、师姐说,外国吃饭特贵,且口味极差,半生半熟的,留学生大都是自己做饭。说干就干,她就从下面条、煮饺子、蒸米饭开始,接着又学了做馅饼、烤面包、煎、炒、烹、炸都蜻蜓点水般过了一遍后,就毫不谦虚地自称出师了,可以考三级厨师了。但我们要老两口来看,她那点烹调本事,也就是勉强把饭做熟了,还远称不上厨艺。吃她的饭菜有时得捏着鼻子,还得违心地鼓励两句,可人家自认为“这就够用了”。

去年暑假后,闺女带着哈佛大学研究生

院的录取通知书,带着半箱子厨具和各种佐料,也带着大千一场的梦想,飞到了波士顿。然后,每天发给我们的电子邮件里,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做饭。譬如,今天做了馅饼,很香,获得两个美国师姐盛赞。今天做了清蒸鱼,味道很不错,多吃了一碗饭。今天煮了排骨莲藕汤,很好吃。今天包饺子,虽然麻烦费时,但效果不错,请了两个德国师兄共进晚餐等等。大约过了两个月,当地几乎把所会的饭菜花样都试验一遍后,终于有了一次蓄谋已久的重大活动。

周末,她隆重邀请系主任和两个任课教授来吃饭,并请两个同学作陪。忙忙碌碌准备了一下,使出浑身解数后,终于摆出一桌盛宴。矜持的教授们,一开始还很斯文地细嚼慢咽,到后来也顾不上,露出一副饕餮相,狼吞虎咽起来,一边吃还一边赞扬;陈,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中国菜。陈,你真是个做饭天才!陈,你让我度过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一桌菜几乎被一扫而光,闺女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在电话里详细地叙述了这次宴请的“盛况”后,女儿显然有些忘乎所以,“我突然觉得建筑设计可惜了,就我勉强把饭做熟了,还远称不上厨艺,吃她的饭菜有时得捏着鼻子,还得违心地鼓励两句,可人家自认为“这就够用了”。

去年暑假后,闺女带着哈佛大学研究生

资讯快递

### 《漳州木版年画》特种邮票发行

本报讯(记者张宪)国家邮政局于1月18日发行《漳州木版年画》特种邮票1套4枚,小全张1枚。内容分别为“狮头衔剑”、“日日进财”、“天仙送子”和“老鼠嫁女”。邮票由著名邮票设计师王虎鸣设计,以传统的

### 《中国民族画院迎春画展》开幕

本报讯 由民族文化宫主办,民族画院、民族艺术宫承办的《中国民族画院迎春画展》于1月17日在民族文化宫民族艺术馆开幕。此次展出的100余件国画、书法、油画作品,充分展现了民族画院画家的艺术造诣和不懈的艺术追求。

漳州木版年画为题材。木版年画植根于民间,多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为主题。这套邮票画面构图大方、造型夸张,既有北方年画粗犷简洁之特点,又有南方年画纤巧细腻之风韵。

### 《中国民族画院迎春画展》开幕

此次参展作品题材广泛且风格多样,许多专门从事少数民族美术题材创作的艺术家,用真挚的情感和笔墨描绘了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些作品也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各民族地区祥和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民文)

贴窗花,是我们这里人家必做的一件事,一般放在除夕前一天。

寒冷的早晨,散去最后一丝雾气,一束冬阳,穿云破雾,照到了我家窗玻璃上。屋子里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院子里的麻雀,这时候,开始在枯枝头叽叽喳喳地欢唱。祖母踮着小脚,来唤我们起床了:“赶紧的,都起来,今天要贴窗花了!”

我伸出手,在窗玻璃上,一下一下,轻抚着上面的冰凌花,叹一句:哎呀,这么漂亮的图案,一会儿要看不见了。“那就看奶奶的窗花呀。”祖母抿着没牙的嘴,慈祥地对我笑。

吃罢早饭,一家人开始忙活了。父亲举着绑着扫帚的长竹竿,仰着脖子,绕着屋子四周走,这里扫一下,那里扫一下。母亲拿着抹布,忙着擦屋子里大大小小的物件。而祖母,带着



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

【漫画】赵春青

■王新生

## 日本人的贺年卡情结

乃至国外。所有的官制贺年卡正面完全相同,左右两侧分别为书写邮政编码的方框、收信人及发信人的地址,上方为吉祥图案,标明年号和售价。反面有些印有固定的吉祥图案,但多数为空白,购买者可通过电脑设计图案,打印具有个性的贺年卡。

在日本,贺年卡使用的语言较为简练,通常为“■新年”、“■正”、“恭■新年”、“迎春”、“恭■新春”、“敬■新禧”、“■春”,也有专门的书籍教授人们怎样在贺年卡上写出亲切而富有个性的祝福话语,但这些词句多半古雅、难懂。

官制贺年卡正面的下方有一行数字,新年过后统一抽奖,持有中奖号码的贺年卡者可获得免费出国旅游、笔记本电脑等奖励。但中奖的概率较低,持卡人也沒有过于看重获奖,只是将其看作游戏而已。

贺年卡寄给哪些人呢?亲戚朋友自然不能少,生意伙伴、师长同学甚至公司同事也要发上一张。有调查显示,寄给朋友们的贺年卡最多,占41%,其次是寄给亲戚的,占21%,再次是寄给老师的,占15%,而寄给顶头上司的则只占4%。有趣的是,占24%的接受调查者表示,最不愿意寄送贺年卡的

叫,一片欢乐的情景……

水牛在我国多作役力使用,其实,它的泌乳量比黄牛高,乳脂率可达到8%,乳脂很白。尽管它肉质较粗,在国外还是把它作乳用和肉用,以它的肉作肉松是最好的。

一种少见的牛叫牦牛,只在动物园见过。那是一头浑身赤毛的公牛,像火一样。它的肩胛骨上有一团很大的肌肉组织隆起,像瘤一样。由于它天然分泌一种带臭气的皮脂,让人能闻到一种不舒服的臭味。别看它形象不怎么样,性情却很温顺,不会是斗牛场上的勇士。

我是从不看斗牛的。所有由人挑逗起来的动物争斗我都不看,连斗蟋蟀也不看。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类的痛苦之上?!

人类疯狂的工业化进程,在高度文明到来时,也高度快速地将“野蛮”使地球生物每天有140种消亡。许多牛种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平均寿命长达40多岁,体重达1000多公

斤的欧洲野牛已经灭绝。二战后它仅存100多头。曾在美国西部漫山遍野自由生活的美洲野牛,到1820年还有6000万头,13年后就仅剩1000多头了,目前呢,已难觅踪影……

竭力表现生态文明的画家尤里布鲁曾经愤然画过一头“绿色的母牛”,以赞美生命的原意。他可能不知道,世界上确有绿色的牛角。在东南亚、南亚和我国滇南西双版纳一带存活的野牛,它们的角就是很漂亮的淡绿色,角尖是黑色的,放射着光华。这种牛角仿佛在对贪婪的人类发出一种凌厉的警示。具象征意义的是,这种牛力大性暴,狮子老虎都不敢惹它们。它们幸运,因为它们和野生牦牛,一同被我国法律列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不妨想远一点:多少年后,谁来宣布人是几类保护动物?!警醒,是从思考获取智慧的开始。

习,终于可以用红纸正式剪了。憨憨的鼻子,翘翘的尾巴,炯炯的眼睛,身上还有几个小花斑点,我们屏着气,小心翼翼地剪着。看着自己完成的“杰作”,心里那个高兴劲,别提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掸尘工作结束。家里变得纤尘不染,空气里飘散着淡淡的泥土味的湿润气息。在这样清爽的气息里,我们愉快地吃罢晚饭,欢叫着奔到祖母的屋里,去取小簸箕里放着的窗花。刚一点浆糊,轻轻地拿起一张,仔细地贴在窗户上,家具上,灶台上。还不够,我们还给家里的两只小花猫的身上,也贴上了福字。边贴边对着小花猫打招呼:要过年啦!新年好!

窗花贴好了。橘黄的灯光下,我们用欣喜的目光,打量焕然一新的屋子。那一幅一幅的窗花,是一朵一朵开的花呀,直跑到人心里去。我们的心里,也开出了欢喜的花。

■赵文静

## 父爱细细

冬日的周末回母亲那里。晚上坐在热炕头儿,舒服极了。一家人聊着天儿,母亲去外屋,片刻回来,用簸箕端来几块红薯,坐在炕沿上削皮,说明早起来熬红薯粥。看着母亲削红薯皮,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时候。那时候的冬日,几乎每天晚上,也是这样,母亲都会用簸箕端几块红薯来,坐在炕沿上削皮,我总会拿一块削好的来吃。

突然就馋起来,说,妈,给我切一块吃吧。母亲正欲下刀切。父亲赶紧说,等等,我给她削一块。母亲说,你削干啥,这有我削削好的吗?父亲说,你削的那不行,还是我削吧。我也奇怪,不就是块红薯吗?为什么偏偏还要他亲自削呢?

父亲对着母亲说,你忘了,她小的时候天天说,不爱吃你削的红薯,爱吃我削的。父亲接过母亲手里的刀,认真地一下下削着,认认真真的。

母亲瞅瞅父亲手里的红薯,笑道:“你知道她为什么愿吃你削的红薯啊?她小时候咱家穷,我舍不得切东西,我削的红薯削得皮薄,而你削去的皮厚,吃着好吃。现在条件好了,谁还在红薯皮上下功夫,我现在削皮比你削得还狠。多少年的事儿了,连个真正原因都不明白,居然还记着!”

母亲嗔怪着父亲,父亲只是笑,也不多说,仍旧认真地削皮,每削一刀,便露出粉嫩的红薯瓤来。削好了递给我,说吃吧,放了半冬的红薯最甜,比苹果好吃多了。

我接过,咬一口,真的,很甜,一直甜到心底,沁入心脾。

红薯凉丝丝的,我的心却是暖暖的,似乎有一股暖流在周身流窜,倍感幸福。

我想,这甜丝丝的红薯,正是父亲对我的深爱啊,一直都以为父爱是粗线条的,而今我才知道,原来父爱深深,父爱细细。就算细到削红薯皮这个微小的细节上,也不曾放过啊!

■明伟方

## 老妈的精彩娱论

“大片”

这段时间,某进口大片在影院上映十分火爆,搅得老婆也心痒痒的,特意要我去买四张票,准备带老妈也去看看。

谁知道,我费了好大劲才买到的票,老妈并不“领情”,不愿意去看,说在影院看电影还不如在家看电视自在舒坦。

儿子给老妈做思想工作:“奶奶,这可不是一般的片子,是大片啊,看过的人都叫好,您还是去开开眼界吧!”

老妈终于答应跟我们一起去。进了影院,老妈盯着银幕看了好半天,然后咕咕道:“我看这银幕跟以前差不多呀,大不了多少啊,哪里是什么大片哟!”

我们笑弯了腰,敢请老妈把大片理解成大银幕放映的影片呀!

“狐”朋“狗”友

自从家里装上宽带后,我的业余生活丰富多了,也结交了不少的网友。老妈很不放心,生怕我在网上上当受骗。

有一天,我和一个喜欢电脑的网友在网上语音聊天。我们海阔天空,胡吹乱侃,一会儿聊到“搜狐”,一会儿聊到“勾狗”。

老妈听见了,阴沉着脸说:“又是狐又是狗的,听着都叫人害怕,以后少在网上交些‘狐’朋‘狗’友……”

■孙凤山

## 腊月的味道

做多多益善。

腊肉,自然是举着等待挂在阳台上。腊腊就在这腊香涌动的诗意中张望。胃口开了,心花便开了;心花开了,腊腊还有诗歌便同时涌动;诗歌涌动,日子便怀着春,在腊腊的枝头绽放,带着永不褪色的芳香!

是的,闹进年关,腊肉、腊肉、腊鸭、腊鹅……这些腊味调遣千万个奔跑的动词,遥想苦闷的年华,装扮幸福的今朝,醉了的不仅仅是腊月。

腊味,以年的名义

一路闹进年关的,是年轻的腊味。

腊味是以年的名义闹进年关的。从腌制的工艺出发,集中一年的收成和胃口,年便有了深度;从一年的胃口出发,分散腌制的手段和方式,年便有了高度。

腊腊,当然是游进菜谱的。在香喷喷的副食中,新鲜的鱼和腌制的鱼,一直是开胃的力量,有一种胃口叫做吉庆有余,有一种幸福叫